

卷二

書名 文心雕龍十卷 嘉靖中古歛余氏刊本
 撰者 梁 劉勰 撰
 卷二
 內容分類 集 詩文評 詩話文話 南北朝
 索書號 集部 詩文評 1
 編號 D8002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00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詩文評 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 文心雕龍十卷 嘉靖中古歛余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心雕龍卷一

梁 東莞劉勰著 張遂辰閱

原道第一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地理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



文心雕龍卷二

明詩第六

大舜云詩言志歌咏言聖謀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成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

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文。孝武愛文，栢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謡，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占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怛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曲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竝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

淺唯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
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羣才稍入
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
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畧也江左篇
製溺乎玄風嗤笑狗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
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
篇挺拔而爲俊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
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
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故鋪觀
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
矣若夫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華
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度含其潤茂先
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
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
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至於
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回文
所興則道原爲始聯句共韻則栢梁餘製巨細或殊
情理同致總歸詩罔故不繁云

贊曰

民生而志詠歌所合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耽

樂府第七

樂府者聲依咏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闋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槩矣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

樂古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規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大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闕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鴈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

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滔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世。則傅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克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

相資矣。故知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聲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變。怨志誅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

建士衡咸有佳篇，竝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至於斬伎鼓吹，漢世饒挽，雖戎喪殊事，而竝總入樂府，繆襲所致，亦有可算焉。昔子峻品文，詩與歌別，故畧具樂篇以標區界。

贊曰

八音摛文，樹辭爲體，謳吟垌野，金石雲陛，韶響難追，鄭聲易啓，豈惟觀樂於焉識禮。

詮賦第八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

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爲之賦，狐裘結言，扞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招字於楚辭也。於是荀况禮智，宋玉風鈞，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至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

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楊騁其勢臯朔已
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
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夫京殿苑獵述
行序志竝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於唱序亦歸
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
按邾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
竝鳩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庶品
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
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
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
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賈誼
鵬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
明綯以雅瞻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
瑋之風延壽靈光合飛動之勢凡此十家竝辭賦之
流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道偉長博通時逢壯承太
冲安仁策勛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
巧縉理有餘彥伯梗槩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
原夫登高之昔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

物以情觀，故辭必巧麗。麗辭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糝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贊曰

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析滯必揚，言庸無隘。風歸麗則，辭翦美稗。

頌讚第九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鞞，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高，竝謀爲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精頌，

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竝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克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駟那。雖深淺不同。詳畧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傳之北征。西逝。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竝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爲精覈。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僞。

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爲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未代之訛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鏗。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唯織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讚者明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唱發之辭也。及益讚於禹。伊陟贊於巫成。竝颺言以明事。嗟歎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讚。卽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讚荆軻。及遷史固書。託贊褒貶。約文以

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謬稱爲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讚之。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其爲義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曠。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述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益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贊曰

容體底頌。勳業垂讚。鏤影摛文。聲理有爛。音繳如且。降及品物。炫辭作翫。

祝盟第十

天地定位。紀徧羣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日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履聖敬。日躋玄牡。告天以萬方罪已。卽郊禋之詞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祭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祀之辭。

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於附廟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饋宜社類禡莫不有文所以寅虔於神祇嚴恭於宗廟也春秋已下黷祀諂祭祀幣史辭靡神不至至於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蒯瞶臨戰獲佑於觴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祝辭之組纒也漢之羣祀肅其旨禮既總碩儒之儀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祕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俛子歐疫同乎憇巫之祝體失之漸也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譴咒務於善罵唯陳思誥咎裁以正義矣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神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爲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祝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實務修辭立誠在於無媿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祀濛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

文心雕龍 卷二
之恭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鑒矣。盟者明也。駢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兇何預焉。若夫臧洪，歎辭氣絕，雲蜺剗，琨鐵誓，精貫霏霜，而無補於晉漢。反爲仇讐，故信不由衷，盟無益也。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爲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虞辭爲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贊曰

茲祀欽明，祝史惟談。立誠在肅，修辭必甘。季代彌飾，絢言朱藍。神之來格，所貴無慚。

文心雕龍卷二終